

新时代红色题材舞剧的历史再现与文化生成

——以舞剧《滇缅长路》为视角

郭瀚繁

红色题材舞剧作为艺术创作与时代精神融合的重要产物，正成为民族舞剧表达文化记忆、重构文化自信的载体。在2025年这一重要节点，第十八届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继续承接时代使命，以“砥砺前行新时代 文化繁荣谱新篇”为主题，共有24台剧目、40个节目入选，涵盖了滇剧、花灯剧、话剧、音乐剧(歌舞剧)、舞剧、舞蹈诗、交响乐、民族音乐会、音乐舞蹈节目等艺术形式。剧目中，音乐剧《南侨花木兰》、交响组曲《聂耳与国歌》、音乐舞蹈史诗《西南联大》、舞剧《滇缅长路》、滇剧《风云滇缅路》、花灯戏《聂耳》等大型作品均以抗战为时代背景，以艺术为表达媒介，张扬先人风姿，彰显红色精神。其中，舞剧《滇缅长路》以1938年滇缅公路修建为历史背景，以20万云南百姓与3000名南侨机工的绝境抗争为蓝本，分为“序·疮痍”“煎熬”“微光”“长谈”“破晓”“尾声·永续”等篇章，用舞蹈复述长路，用生命丈量山河，讲述战时期南侨机工远舟与当地小孩云路在战火淬炼中守望相助、携手报国的故事。

从国家叙事到个体命运 红色题材舞剧的叙事逻辑

红色题材舞剧多承担以艺术“再现历史”的功用，在一定层面上属于“文化记忆的再生产”，通过舞蹈身体语言，使集体记忆进一步具象化、情感化、意象化。纵观以往传统红色题材舞剧创作，难以逃离“英雄冲锋”“壮烈牺牲”“最终胜利”的固化模式，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该类题材表达方式的趋同化、同质化。因此近几年涌现出的舞剧创作开始积极寻找全新的叙事视角，或从内心成长、微观切入，甚至是带有历史记忆的物品，从小见大展开全剧架构，使“舞”与“剧”结合更为紧密。

在《滇缅长路》的叙事逻辑中贯穿着两个不可忽视的意象，一是依托于“路”的空间意象，其中包含两层含义，表层含义为南侨机工与当地居民修筑的公路，深层含义则是以“长路”实现民族命运的历史隐喻。以远舟与云路为代表的人民在历史时空中相识、相知、并肩抗争，“路”在这一

语境下成为个体命运与民族危亡、国家命运交汇的场域。剧中多次出现对这条“路”的意象化描写：“序”以舞者相继缓慢翻滚而出，寓意艰难险阻的现实之路；“长谈”中当地民众用血肉筑起的长板，象征战争来临时人民英勇无畏的革命之路；“河灯舞”中随“流水”缓缓远流的是对逝去先人缅怀的生死之路；岁月流转后老年云路重返滇缅，回首凝望的则是祖国的未来之路。以“路”为叙事主线的结构，既延续了红色题材舞剧惯用的宏大叙事框架，又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使民族精神落地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

第二个意象塑造是“简帕”，这是相比“路”而言更为实体化的道具，带有云南特有民族的符号寓意。从第一幕“云路父亲去世留下简帕”，到“南侨机工们与云路嬉戏时的误会”，“简帕”是云路对过去的祭奠；云路逐渐解开心结，随战争来临时亲手将简帕递给远舟，其承载的是云路全新的希望和情感；在远舟牺牲后云路又将简帕挂于身前，其是对未来与精神的传承。在此，简帕的“传”“送”“回”象征着一代代人民的精神记忆与文化脊梁。

《滇缅长路》选取以上两个意象来架构舞剧整体结构的想法无疑是巧妙的，然在具体呈现中亦存在创作上的局限，如“英雄冲锋”“壮烈牺牲”的模式化表达仍旧存在；以“路”为主线的意象塑造和叙事线路并不能够贯穿始终，难免造成断裂之感；戏剧冲突可再加强等，如何打破平铺直叙的固化模式，以“舞”成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抒发情感的必要部分，还需主创在未来更为细致地打磨与思考。

人物的在地性与真实的生命 地方性话语的文化自觉

红色题材舞剧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英雄人物事迹、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系列抽象的理念往往需要通过具体人物来承载。因此，鲜活的人物形象是舞剧思想内核的直观化、人格化，同时也是故事发展和剧情冲突的推动者，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舞剧

叙事的张力与层次，继而让观众从其展现的性格特征与情感世界中感受到历史精神、时代责任、现实使命。

《滇缅长路》由德宏师范学院的师生演绎，以“当地人”“讲述者”“亲历者”的视角，将远舟与云路设定为双重叙事的焦点：前者代表南侨机工归国赤子之家国情怀，折射出海外华侨与祖国命运的联结，后者则以云南德宏当地的本土少年形象呈现，既具有民族团结的象征，又凸显云南在抗战大局中的特殊地位。该剧摒弃传统舞剧中“男女搭配”的人物设定，从大历史背后探寻群像的文化记忆。

另外最具独特与创新之处在于，该剧精妙选用了德宏本地景颇族演员饰演“云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作为当年滇缅公路的重要节点，景颇族亦为其世居民族之一，演员与角色具有天然的贴合性。云路在剧中既是个体生命，也象征着云南边疆民族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人群，因此最大程度呈现出这种“土生土长”的生命质感，强化了真实性与历史在地性，而非单纯的“艺术符号”。红色题材舞剧创作中，专业舞者的演绎固然重要，但同时亦需要回归“真实的生命现场”，叙事的真实性与身体的真实性应同等兼顾。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地方民族的参与不仅是形式上“民族风情”的展现，更应是构建具有云南特色的红色题材舞剧的重要基础，因此，合理性与其真实性尤为关键。

诚然在作品呈现中依然存在不足，如主角情感线路可再分明、人物角色设定可再丰富、“军”“民”间的联系可再强化、个别场景的艺术逻辑有待商榷，亦为作品未来提升留有较大空间。

跨文化的复合式舞蹈语言 “红色”与“民族”的当代表达路径

《滇缅长路》将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舞蹈语言相继融入，具有强烈的“地方”话语特色。“微光”部分以当地女工“生育”舞段象征生命延续与民族繁衍；运用德昂族舞蹈，展现远舟对过去的追忆，构筑出民族团结、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长谈”之后的傣族河灯舞则

寓意灵魂寄托与对逝者的哀悼。与此同时，针对南侨机工群体借鉴了林迪舞舞步，强化其“海外华侨归国抗战”的身份指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事的纵深。而在主角双人舞及与群舞关系处理上又使用具有现代意识的编排手法，尤其云路“不加修饰的动作感”与远舟专业舞者的自然感相结合，使其呈现质朴、真诚的艺术性与审美性。

诚然，作品可在视觉表达与身体语言表现上呈现出更为层次分明的冲突与融合，继而更加凸显战争与生命、毁灭与希望的多重主题。单一民族的舞蹈可能局限于某一地方性理解，而多元语言的拼接却能形成“文化共生”的寓意。作品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其突破本土民族元素，从跨民族，甚至跨国际的视野中寻求语汇的整合，这一复合式的语言处理进一步说明红色题材舞剧创作并非封闭于民族国家内部，而应具有更为广阔的维度。

云南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战略要地，在历史上以独特的地缘文化、民族格局与精神传统参与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近年来，云南艺术工作者持续以地方历史与红色文化为母体进行艺术创作，使“红色题材”的表达不断与“民族性”“当代性”交融融合，形成了独具地域精神的文化景观，如舞剧《锦绣如歌》《马灯》、舞蹈诗《跟着阿舅走》、剧目《赤光之灯》《遥望松山》《最后的演讲》《历史的身影》等，其中不乏佳作，云南在峥嵘岁月中的战略意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用舞蹈的形式予以视觉化呈现。本届新剧目展演中有多个表达“滇缅公路”主题的作品，代表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能够关注到这一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通道上发生的人和事，这条“道路”的意象被用艺术的方式重新激活，从历史延伸到今天，塑造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同体”，使民族精神在当下获得新的审美与教育功能。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ynwypj@126.com

◆ 娜嫫缦珍

墨香漫卷的时光长卷 ——会理金江书院记

王思联

乙巳仲夏，我们一行人来到会理古城。踏入古城的刹那，时光似被柔云牵住衣角，缓缓驻步，脚下青石板，经百年风雨摩挲，润如凝脂玉；石间纹络里，藏着岁月的私语，俯身便闻往昔故事在耳畔轻吟，微风裹一缕墨香拂过衣襟，似无形的指引，将人一步步牵向城中那方文脉秘境——金江书院。

会理古城的历史，与会泽古城同脉，皆是一部摊开的厚重典籍。会理自汉武元鼎六年立县，“会无”“会川”之名在时光里流转；至清雍正六年，因“川原并会，政平讼理”的深意，“会理”二字终成永恒落款。这座西南边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妥帖的守护者，将无数文化遗存悉心安放，而金江书院，便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在岁月里熠熠生辉。

这颗明珠的微光，始于清乾隆十六年。知州韩摺于城西南隅筑“会华书院”，为金江书院播下初籽。此后百余年，书院历更名迁徙，如扁舟逐浪时光长河；乾隆十八年，蒋文祚扩建易名“玉城”，让书香染透玉殿温润；乾隆五十九年，曾潜哲拓规制称“会川”，使文脉深扎故土根脉；嘉庆十六年，德勋迁至关文庙南，让书声与香火相融；道光初年，刘德铨挥毫题“金江书院”，从此四字与金沙江涛声相伴，再也未曾更改。命运总在平静处起波澜，咸丰十年，兵燹噬尽书院屋宇，却烧不尽文脉薪火；次年事平，王燕琼迁之于清真寺，让书院在新土重生；同治九年，会理名士马见田执设计之笔，筑钟鼓楼、凿小瀛洲，终勾勒出书院如今的模样——飞檐衔云，黛瓦映日，每一处都藏着时光的匠心。

念及吾之家乡会泽，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文脉亦如长河奔涌。西汉建元六年，汉武帝在会泽置堂琅县，属犍为郡；今天的会泽古城内会馆林立、寺庙错落，素有“会馆之都”“钱王之乡”的美誉。明清时铜商经济兴盛，书院文化随之勃发，亦有四所书院如星辰列阵，照亮一方教育天空。

西林书院是会泽最早的文脉集聚之所。雍正五年，黄士杰于东川府城东门外设学；雍正十年，崔乃镛扩为书院，《东川府志》细载其貌：“大门三间，二门三间，讲堂五间，书房十间，厨房二间。”其名“西林”，源于云贵总督鄂尔泰“西林觉罗”之姓，崔乃镛在《西林书院记》中言——“宗西林，私东川也；崇书院，重东川也”，一字一句皆是对教化的珍视。

乾隆十九年，东川知府义宁临书院，见低洼积水、蚊虫扰人，又邻闹市喧嚣，“颇觉不惬于心”。恰遇前任知府宅院待售，其地近县衙，清幽雅致，如世外桃源。义宁捐银购下，修葺后迁书院于此，易名“日新”，取“苟日新，日日新”之意，盼学子朝暮精进。他更置办学田，将义通河三盘水碾之利纳入书院，让书香有了长久依靠。

光绪九年，因建考棚，日新书院迁往东川府文庙西魁星阁后；光绪二十二年，冯誉聪重修，见书院临金钟山麓、灵璧山下，取“钟灵毓秀”之意，更名“钟灵书院”。考棚与书院相邻，学子读书之余便试应试之地，教育与考试相融，成一方文教盛景。乾隆二十二年，会泽又建金钟书院，本为纪念义宁德政的“义太守祠”，经义宁题匾改名，划十亩公产地为基金，让文脉再添一处栖居之所。

清朝时，会泽书院的“宽”对应着凉山州的“窄”；同时凉山彝族自治州存在两个气候异区，年均等温线大致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降低，得益于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加热之功，在会理、会东、宁南一带形成一个高温异常区，成为凉山的“热点”，温暖的气候馈赠给当地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相比较凉山东北边昭觉、布拖、美姑、甘洛、越西一带，形成一个12摄氏度的低温区，这即为第二气候异常区。凉山的宽与窄之间既矛盾又和谐，在这既是寒冷的“凉”山又是温暖的“热”谷，凉山既是边地，又是中心。“名目繁多的民族、部落，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他们的角色，交融与糅合，凉山对大西南乃至中国的意义，全部与此相关。”

通过地理学科阅读，大地细节的丰富与奥妙似乎无法穷尽，而唯其懂得脚下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才会懂得珍惜一个舒适的地球家园。今天的人们愈加意识到“旅行的审美价值”，中国不乏这样的伟大传统。古代的人们乐意亲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到宋词，浪漫的文学历程处处闪烁着自然之美的抒情。中国山水画钟情自然无以复加，空间与时间由笔墨传情而出，萧散简远，含蓄蕴藉，笔宕至终极的意义上，竟悟出“澄怀观道”的理想。如果站位再取另一个高度，即段义孚先生所说持有“更包容的态度”，越来越少地持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我们应把自然视为具有自身权利的奇迹，同时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既依赖于它又贡献于它。”(见《人文主义地理学》)

阅读《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时，我不断想起的是一句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相处的前提是看见与发现，在愉快的行走中认知与理解，大地禀赋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心灵非凡的力量；人类对未知的刻苦探寻，创造了思想精神和文化指引。既见天地，亦见天地之精神。

目光重回会理古城，金江书院静立会理一中校园，与学校续写着跨世纪的文脉接力。自1751年至今，273年办学史上，仅现址便逾160载。书院的砖瓦，早已成为学校最厚重的文化底色。

会理金江书院，属明清四合院布局，如一幅对称的水墨画，讲堂端正，承百年书声；正厅庄重，藏千年智慧；须弥座廊台带岁月弧度，垂带式踏道承往来足迹。青砖映碧瓦，翘角衔流云，黑漆板壁映雕花门窗，每一处细节都是古人匠心。四周绿树成荫，翠柏挺立，晨有鸟语伴书声，暮有霞光染庭院，四季皆成画景。难怪它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院”。论空间，是长江流域之冠；论时间，为凉山州书院之始；论成果，乃全州唯一育翰林之地。

古人选址，常怀对天地灵气的敬畏。相传会理古城山水呈“鲤鱼奔滩”之态，金江书院恰落“鲤鱼心脏”“鲤鱼奇气钟此穴”。他们坚信，灵气聚处必出英才，便将这会理最高学府置于此，那份“望子成龙”的期许，藏在每一砖一瓦，融在墨香书韵。

踏入书院，一棵近两百年的古树先迎访客。枝干需两人合抱，枝叶如巨伞撑开，隔夏日暑气，留一地清凉。风拂树叶，似有往昔书声回响——曾有学子在此晨读，让晨光落满书页；曾有贤者在此论道，让思想随清风飞扬。这古树，便是书院最忠实的见证者，将百年故事刻进年轮。

金江书院正门“高阳遗泽”匾额醒目，为清末知州李成章所题，两侧楹联“河岳英灵钟此墓，国家元气在斯文”，字字恳切，道尽对学子的期许。厅内文物字画，如打开时光匣子，将书院过往一一铺展。旁侧讲堂为歇山式顶抬梁木结构，“芸英堂”匾额是同治年间知州陈廷标左手所书，笔力苍劲，别有风骨。过厅左右门楣“三畏”“四箴”的题字，更是书院留给后人的精神瑰宝。

其实，金江书院并非静止的建筑，而是流淌的文脉，是走出的才赋予它鲜活生命。道光丁未年，进士何璠从这里走出，官至两江总督，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便有“何督两江光蜀地”的赞誉；1862年，廖坤培中进士任贵州学政使、翰林院编修，得赐“荒僻南天”匾额，藏着对“边城出英才”的惊叹，遂成“廖点翰林耀南天”的佳话；“吴门三举”更是美谈，会理科甲巷吴道馨、吴晓峰、吴昌祀皆中举人，且出自金江书院，吴晓峰中举后归院主讲，以学识反哺母校，让文脉绵长。据载，咸丰辛亥至光绪乙酉年，书院育进士1人、举人9人、贡生26人，《邛崃野史》中182名贡生，亦在书院史册留名。

近代以来，文脉薪火更盛。“五四”浪潮席卷时，会理虽处边陲，却紧跟时代，书院转型后的学堂里，学子既学文化知识，亦受革命思想熏陶。这座小城，先后有51人考入黄埔军校，34人入云南讲武堂，他们带着书院精神，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夕阳西下，步出书院，余晖为青砖碧瓦镀上金边，让古建筑更显庄重。它无岳麓书院之名盛，无白鹿洞书院之規制，却在西南边陲一隅，守一方文脉，护一缕书香，走过270余载。指尖拂过“高阳遗泽”匾额，木质微凉里有岁月温度；耳畔似有书声回响，是文脉在时光里轻吟。或许，这便是金江书院的馈赠，让我们在时光褶皱里，读懂文脉重量，让敬畏与珍视在心中生根，而后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长卷。

◆ 新书架

《走向胜利：致敬抗战木刻》出版发行

王炜编著的《走向胜利：致敬抗战木刻》，近期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收录了200余件木刻版画、历史文献和近40篇介绍木刻艺术家及讲述其在抗战时期进行艺术交流的相关事迹的文章，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青年木刻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创作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围绕抗战进行的艺术活动。本书旨在通过经典版画作品，歌颂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

张雪飞

《井水饮处》出版发行

戴希的短篇小说《井水饮处》，近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井水饮处》是戴希的一部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其公开发表的73篇作品。作品聚焦当代生活，笔触深入市井烟火，以精悍篇幅捕捉人间百态，传递温暖向上的精神力量。书中半数以上作品曾被《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转载，多篇作品入选《新中国六十年代文学大系》《新中国七十年代文学大系》等文学选本，并荣获小小说金鼎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征文大奖赛一等奖等多项国内外奖项。

戴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已出版《其实很简单》《微暗花明》等33部文学作品集，主编(或参与选编)并出版《新中国七十年代小说精选》等文学作品精选集37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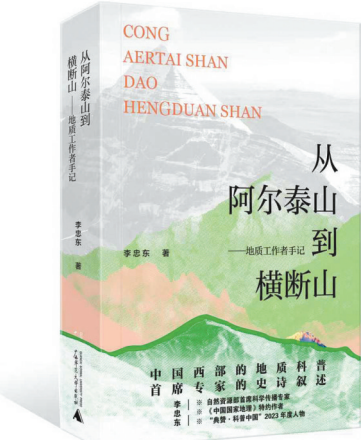
张雪飞

云岭阅读

大地的细节

——《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地理观察

何万敏



澜，令人着迷。将这本书定为地理科普书，因为整个基调是建立在在地理学科基础之上的，这当然让我更愿意将其视为西部地理观察，我想强调的是阅读此书所得到的地理价值建立：在亚洲大陆边缘的中国，西部有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高耸的阿尔泰山和天山、昆仑山，在群峰和高原之间是准噶尔、塔里木和柴达木盆地；西部有横断山脉地区，岷江、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自北向南奔流而下，将青藏高原东南区域、川西北高地和云贵高原西部，纵切出一条条深谷和南北走向的山脉；地势的高原低形塑造了巨大的阶梯由西向东延伸至海边，牵动了长江与黄河向东奔流；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与相通，看似分隔实际上却又联合的人群，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终于同化成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华文化(许倬云)。可以说，西部是山之根、河之源。西部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经过漫长的千万年繁衍，融合成了中华文化的心灵景观、文化景观。

也不妨把书名的两处地理单元视作西部的标识：阿尔泰山绵亘2000公里之长，横越中国、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从戈壁延伸至西伯利亚。阿尔泰山是中亚最重要的山脉，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貌格局。而常人所知不知的是，“阿尔泰山”在蒙古语中是“金山”的意思，历来以藏奇纳巧、富金蕴宝驰名。可可托海超大型稀有金属矿床便位于这里，全球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这里就有86种。阿尔泰山之所以“物华天宝、金玉富蕴”，盖因它是一条造山带，李忠东分析：“这座地壳挤压收缩，岩层褶皱、断裂，并伴随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所形成的山脉，往往同时成为重要的成矿带和多种复

合地貌、多元景观的富集带。”

至于横断山，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由北向南突然转向而行，显得不可思议。山脉的南北走向，造成东西地貌的分野和屏障，横断了本该东西的山脉。李忠东认为：“横断山脉，实际是由一系列的南北走向的山脉和河流组成，所以山水‘南北走向’‘相间并行’是理解横断山脉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横断山脉最与众不同的地理特征。”构成横断山脉特质的所有元素，如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植被、生物生态，以至于历史文化、宗教习俗、本地风物等等，无不受这种地理特征影响和控制。”

《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同样对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区域的地理成因、自然物候、景观特点、人地关联等内容详加阐述，展阅阅读，受益良多，有茅塞顿开之感。我不是提倡非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读书，目的性太强有时候会消减扑面而来的新鲜感。把思想放到大地之上与旷野之中，

让我最有共鸣的是《阶梯边缘：大小凉山的“宽窄”“凉热”》《螺髻山，“冰”与“火”的世界》两篇。因为生长在凉山，走遍凉山各地，还热爱人文地理写作，我常常面对李忠东在凉山考察遇到的一个问题：凉山到底属于横断山区还是云贵高原？“这里的地貌单元好像并不泾渭分明，界限清晰，它们相互交织缠绕，显得混沌而难以言状”，他欣喜“这恰好是凉山自然地理最为突出的特点，复杂、多样，既山水承转又交汇融合”。在李忠东看来，将凉山以黄茅埂为界分出大凉山和小凉山实际上运用的正是地理的方法。黄茅埂

